口述历史
——40年，中国更精彩⑥

为新时代放歌

齐·宝力高

作者简介

齐·宝力高，蒙古族，1944年生，1976年入党。马头琴演奏家、作曲家、音乐教育家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“蒙古族马头琴音乐”代表性传承人。

在从事马头琴艺术60余年的生涯里，齐·宝力高多次改革马头琴的制作工艺和演奏技巧，如用木面代替定音鼓皮面、改变传统马头琴弓子的形制、统一马头琴演奏的指法和弓法、拓宽琴声音域和穿透力，为马头琴的改革、更新、发展、传播作出了贡献。创建了世界上第一支马头琴乐团——齐·宝力高野马马头琴乐队与齐·宝力高国际马头琴学院。

齐·宝力高先后创作了近百部马头琴曲，代表作有《万马奔腾》《成吉思汗的两匹骏马》《献给母亲的歌》《苏和的白马》《初升的太阳》《草原·天驹》等。

这首歌表达出了我们蒙古族人民的真挚情感

从2016年底开始，我有了一个想法，要为习近平总书记写首歌。

酝酿了许久，蒙文版的《我们为您歌唱》词和曲写出来了。后来我把它翻译成了汉文。为什么要写这首歌呢？我是要表达我们蒙古族人民的心愿。作为一个蒙古族艺术家，不写出来的话，我心里难受。我的每句话和每个音符，都是我的感情。

我们蒙古族艺术家，写过很多有名的歌颂党、歌颂领袖的歌曲。如美丽其格词曲的《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》——“蓝蓝的天上白云飘，白云下面马儿跑……毛主席和共产党，抚育我们成长。草原上升起了不落的太阳，草原上升起了不落的太阳”；胡松华老师唱的《赞歌》——“啊——从草原来到天安门广场”；阿拉腾奥勒填词谱曲的《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》——“亲爱的毛主席，敬爱的毛主席，您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，啊，您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”等。

习近平总书记做了很多伟大的事情。我作为一个艺术家，不歌颂是不行的，否则心里就憋得慌。这就跟我当初写《我们的老书记》《马头琴之歌》《我心中的锡林郭勒》《巴特尔吉日嘎拉》《忘不了》《难忘》《呼和浩特金色摇篮》《希拉穆仁河》这些歌一样，都是我发自内心的热爱和赞颂。

歌颂党，歌颂祖国，歌颂领袖，歌颂新时代，是我们人民的权利。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，我们有这个权利。这种感情，就是蒙古族人民的，也就是中华民族的。因为我考虑的是我的民族，我的国家。《我们为您歌唱》这首歌在网上发出去以后，很多人传唱，大家都说好，还有不少人给我打电话说，这首歌表达出了我们蒙古族人民的真挚情感……

这首歌的创作过程，其实有两个契机：

一个是习近平总书记给乌兰牧骑的信里说：乌兰牧骑是全国文艺战线的一面旗帜，第一支乌兰牧骑就诞生在你们的家乡。60年来，一代代乌兰牧骑队员迎风雪、冒寒暑，长期在戈壁、草原上辗转跋涉，以天为幕布，以地为舞台，为广大农牧民送去了欢乐和文明，传递了党的声音和关怀。习近平总书记写的这封信，令我太感动了。

还有一个，去年3月11日，我作为少数民族代表为参加两会的代表们演奏了节目，习近平总书记看了我和野马乐团演出的《万马奔腾》后非常高兴，给了高度评价。

有一个活佛成了共产党员，那就是我

▲18岁的齐·宝力高

我是成吉思汗的后代，成吉思汗大儿子术赤的39代孙，小时候还是科尔沁莫力庙的转世活佛灵童。但我个人的命运，是与党和祖国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的。从根儿上说，没有共产党，就没有我齐·宝力高的一切。

60年前，我没见过火车和电灯。13岁那年在通辽车马店，我第一次看见电灯，吹了半天也没灭。后来我问队长咋回事儿，队长说：“宝力高，这玩意不是吹的，它不是油灯，也不是气灯。你到门后面，把那个绳子一拽就灭了。”我一拽，力气大了，把电灯的绳子拽断了。那时候，我一个汉字也不认识。但现在我认识得多了，这就是一个不小的进步吧。

1963年，在一次演出后，我见到了毛主席，对毛主席有了一种特殊的感情。当时毛主席给我们每个人敬酒，他特别谦虚，对我们就像兄弟一样。那天晚上，我们在中南海演奏马头琴，周总理说，哎呀，这个马头琴就是好。那些场景都像在昨天一样，让我至今难以忘怀。

我跟谁都过得去，就是跟自己过不去。1958年，我母亲在送我出来的时候对我说：“儿子，你记住，跟自己过不去的男人才能干大事。”

在中国，如果有一个活佛成了共产党员，那就是我——我现在是齐·宝力高国际马头琴学院的党委书记和院长！

为人民服务，这才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

真正的艺术家，必须是要为人民服务的。

我这一辈子就是马头琴——拉马头琴，创作曲子，研究和改进马头琴。

至今，我创作了有上百部马头琴独奏、齐奏、合奏、协奏曲，有《万马奔腾》《鄂尔多斯高原》《回想曲》《草原连着北京》《初升的太阳》《苏和的白马》《大草原》《蒙古舞曲》《苍狼记》《命运》《天驹》《奔腾的野马》《心灵之歌》等。其中的马头琴独奏《万马奔腾》，在1979年全国举办的国庆三十周年文艺演出上，获得了作曲银奖和演奏金奖。如今，《万马奔腾》成为了马头琴演奏场合的必奏曲目。但是我从来没要过稿费。

▲齐·宝力高演出现场

有人说，齐·宝力高，你这么有名了，又有这么多学生，你肯定有钱。我说我没钱，因为我教学生从来不要钱，有时我还得倒贴一把琴给他们学习用。尤其是以前困难时期，还有现在草原上牧民的孩子、许多生活不容易的孩子。我要是收钱了才教马头琴，哪里还会有这么多人学习马头琴呢！如今，我的学生还有学生的学生也有万儿八千的了，我把他们都当成自己的孩子。跟这些孩子们在一起。我也获得了很多的亲情和爱！

艺术不是开玩笑，艺术是认真的，绝对伟大的，是属于全人类的。所以，搞艺术首先必须懂哲学、懂历史、懂文学等等，你才可能成为艺术家。不要以为唱一个歌儿，拉几支曲子，烧过牛粪，你就是艺术家了。现在都什么时代了，还烧牛粪？人家现在都是烧天然气的时代了，你还唱那个牛粪干啥呢？你以为越落后就越伟大？现在已经新时代了，要面对现实看今朝，面向世界看未来。

不能说搞艺术的就是有文化的，真正想有文化的话，你一定要到老百姓当中去，要写现实生活。能够深入社会，走进生活，为人民服务，这才是真正的人民艺术家。乌兰牧骑为什么那么受欢迎？因为乌兰牧骑是不讲条件的，哪怕草原上一个人在那，也是要给人家演的。

没有民族自尊心，没有国家自尊心，就别搞艺术

我所有的创作，都是我的音乐日记，就是我用音乐把我所有的东西都写出来。

音乐可不像电影，这个三秒钟，那个三秒钟，然后一拼，你就是名演员了。话剧演员就不好演了，作曲那就更不好作了。创作就像是生孩子一样，十月怀胎，到了该生的时候才能生出来。有时候写出来只要10分钟，但酝酿的时间可能要半年、一年、两年，甚至更长时间。

◀齐·宝力高（右一）向外国参观团介绍马头琴

我这个人，民族自尊心和国家自尊心都很强。

一个艺术家，没有民族自尊心，没有国家自尊心，你就别搞艺术了，你插上犄角就是牛、插上尾巴就是驴。曾有人劝我到国外去，加入外国籍，答应我说，中国有什么待遇，我们多多给你！我说，谢谢你！但是蒙古族的习俗是父母埋葬在哪个地方，哪里就是祖国。我的父母埋葬在中国的通辽，我就是中国人。所以，我跟孩子们讲，你不要以为国家和我家没关系，没有国，你就没有家。

在日本待了好多年，我心里想着祖国。所以我写过一个歌——《忘不了》。这个歌是蒙文的，全世界蒙古族人都唱，哭着唱。歌词大概是这样的：“虽然我的故乡很遥远，但是我永远忘不了。虽然我的亲戚们很贫穷，我永远抛弃不了他们……在这世界上我去过很多地方，哪都不如我故乡的草原好……我就像草原上孤独的黄羊一样，但是，我永远没有忘记民族自尊。因为我的母亲是蒙古族人，所以我一万年也忘不了蒙古民族。”

我就是马头琴，马头琴就是我

马头琴是历史悠久的乐器。

战国时期，东边的蒙古族人叫东胡，生活在今天的科尔沁和赤峰。赤峰的敖汉山上有一个部落叫库莫奚部落，有的说那就是秦始皇的祖先。我看到那个书上写着，当年库莫奚部落给奶勺子蒙上皮子，做出了奶勺壶，这就是马头琴的祖先了。马头琴被带走后，意大利才做出了小提琴。

我为了寻找马头琴的起源还去了故宫，在那里发现了2500年前库莫奚部落的奚琴。

▲齐·宝力高收藏的马头琴

我跟很多外国交响乐队合作过。有一次，他们说，哎呀，这是奥地利交响乐团，你不紧张吗？我说，不紧张。为什么要紧张？小提琴还是我马头琴的晚辈呢。这，就叫民族自尊，就叫国家自尊。

马头琴是成吉思汗留下来的。它是唯一有脑袋的乐器，有了脑袋就有了五脏，有了五脏就有了灵魂。年轻时候谁都不愿意跟我住，嫌我早晨5点钟就起来练琴，半夜还拉到12点，不让人睡觉。

马头琴也不是一成不变的，改了三次。我老师第一次改是1962年，他把5尺长的马头琴变成了80公分，把牛皮换成了透明皮子。原来马头琴没有音准，也没有音量。他安了一个音柱，音柱上边放了码子，不然的话噪音大。

我16岁在中央音乐学院学了小提琴以后，发现马头琴是太落伍了。我也要改！1972年，我把它改成了蟒皮，因为蟒皮不怕潮湿，它能跟交响乐团合作10分钟不跑弦。原来5分钟就跑弦了，所以人家不愿意给你伴奏。可是这蟒皮10分钟得定一次弦，交响乐合奏的曲子是18分钟，我中间起码得定三次。有一次跟北京交响乐团和乐，就有人说了：“齐·宝力高，我说你拉的是马头琴协奏曲，还是定弦协奏曲？你5分钟定一次，我们120个人瞪眼呢？您瞧，这算乐器吗？”

我的民族自尊心一下子来了。我说，我回去改。

那是1982年，我一摸身上有20元钱。那个时候，到呼和浩特的火车票是12元钱，买了票还剩8元钱。我让师傅改成梧桐木面的，师傅说你老师都没改成，你改什么呢？有钱吗？我说有8元钱。他答应找一个最次的木头给我做。过了三天，做出来了一个木头的。我拿起来一拉，指挥说变成了18元钱小提琴的声音了，不是马头琴了，让我还换成蟒皮的。

我又找到师傅，说现在做的是把小提琴，木面太厚了，得弄薄，薄了以后声音才能出来。他有点不耐烦，说就给8元钱，也不让人中午睡个踏实觉，你这齐·宝力高，真拿你没办法。不过，还是帮我改了。下午两点钟的时候，声音出来了，我高兴得饭也没吃就回去了。大家一看，都说：“你这个小子还真行！这才是真正的马头琴。”

可是，我母亲这时候病故了，团长说，为了工作你别回去，演出完了再走。

我回去的时候，母亲已经安葬7天了。我只能把对母亲的怀念永远地埋在了心底。

我们的音乐教育还要加强

我不光创作，还教学生，音乐教育是我一项重要的工作内容。娱乐和真正的音乐是两回事，我觉得我们的音乐教育还要加强。

▲齐·宝力高在课堂上教学

在日本，有一次看见一个小学生拿着五线谱，上边有6个降号，拿起来就唱，一下子让我愣住了。我说，你们的老师是什么文凭啊？他说，是东京艺术大学毕业的硕士。我心想，哎呦，这个我们要向人家学习，要把音乐当成真正的文化。

音乐是不用翻译的。

比如说朗诵，“啊！伟大的祖国！”外国人说，你说什么呢？各种语言翻译以后才知道。你唱歌，不翻译也不行，听不懂内容。

可是音乐一响，不必翻译，人们就掉眼泪了。所以，音乐是语言文字无法表达的，是人类共通的语言。

我们常说，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。但是呢，你首先得把自己民族的文化搞好，再去跟世界比，再去影响世界。让你唱个歌跑调儿，拉个琴胡闹，放个录音装蒜，那个不行。所以呀，我们的大学小学和整个社会都应该重视音乐教育和音乐素养的培育，把音乐当成真正的文化来对待、来尊重。

（本报记者**卫　庶　张鹏禹**整理）

本版照片均由**齐·宝力高**提供